

## 遇见

## 夜宿横路古村

周华诚

这里是村子的老年活动中心。

横路村,中国传统村落、省级历史文化名村,实在是极有特色。民居错落有致,造房子的石头都是乌黑色,据说用的是玄武岩。傍晚下了一点雨,雨把村庄打湿,整座村庄乌黑发光,仿佛带着岁月的包浆。村外有一条溪,名曰澄溪,溪上有一座古桥,桥下水似时间淌过千年。

数百间老房子遍布村中。我先来到“十三间头三合院”,此处老屋据介绍建于清乾隆年间,有正房七间、厢房六间;还有“十一间头三合院”,也是乾隆年间建造的。一路所见的老房子,大多还保留着木格的门窗。院落、天井多用乌石铺成,青苔在乌石的缝隙里生长,显得生机勃勃。

对横路古村的老房子而言,天井几乎是标配。天井采用“四水归堂”的建筑风格:小院四面合围,下雨时雨水顺着屋顶内侧坡,从四面流入天井,便称“四水归堂”。这种布局和它的名称一样,深得中国传统文化意趣。走进任何一间老屋,都能看到天井里草木葱茏、鲜花盛开。村中生活的人们爱干净,也热爱花草,所种以山茶、月季、牵牛花、菖蒲、茉莉、荷花为多,即便是天井石隙中自然生长的杂草,也是一片欣盛的样子。

穿行在横路村,走过蜿蜒曲折的石阶,一抬头,发现高处有一座古意盎然的老房子,这里便是我投宿的民宿。主人老张出门相迎。一脚踏入大门,居然别有洞天。从外部看,这座房子跟别的古老石房一样,都是乌黑的大石头砌成,古朴而沉默。而院子内,有流水园林,有曲折小径,有回廊幽树,有鱼池假山,池中悠游几尾锦鲤。这样的陈设,令人

觉得安宁,仿佛一脚踏入自家的后花园。细细琢磨,是什么让我初来此地却如此亲切熟稔?恐怕,还是长久浸润于心灵中的传统文化,让不同地域、不同时代的人有同样的感怀。

民宿主人老张,当过农民,打过工,开过厂。七八年前,他眼看着村庄这么优雅古朴的自然环境,想着要是能开家民宿,让更多的人看到该多好!然而在深山建一座民宿,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老张几经周折,花费数年,总算让民宿热热闹闹地开张了。事实证明,开民宿的想法是正确的。投宿于此,给我的古村之夜增添了独特的趣味。

想想看,刚刚你还身在厚重的乌石建筑包围之中,在古老的村庄徜徉。而现在,穿过一道石头墙,推开一道木门,你欣喜发现,现代城市时尚生活所需的那些物件,在这里都齐备——冰箱、电动窗帘、智能马桶、按摩浴缸,以及酣畅的淋浴、柔软的大床……这就是一种对比与融合:石头与木材的对比,坚硬与柔软的融合;粗犷与精致的对比,城市与乡村的融合。一座历经沧桑的村庄,就以这种直接的方式,与远道而来的客人产生了奇妙的共鸣。

天色渐晚,老张陪我们闲谈。几十年间,他痴迷收藏,收藏的都是农耕记忆——成套的木工工具、农具器具,各种各样富有年代感的生活用品,简直是琳琅满目。前些年,他利用自家厂房空间,建造了一座农民博物馆,把几千件藏品陈列出来。而在我看来,这座古老的村庄又何尝不是一座更大的博物馆,收藏往日记忆,也收藏沉甸甸的文化与精神。

说回这家民宿,老张开玩笑说,有时并不在意它能不能挣钱,他是把这里

当作吸引各地朋友们的一个“宝地”。因为有民宿,朋友们来得多,这座隐于深山的横路古村,也吸引了影视剧导演的目光。他们来了,看了,欣喜不已,把横路古村当成了取景地。村中的乌石老街、爱莲堂,都在影视剧中“露了脸”。老张有时会开着车,带着客人们四处去转转,看山看水。出门的车费油费,一分不用客人出。高兴起来,还请客人吃饭。镇上哪家店的饭菜好吃,哪家店的米酒醇厚,他一清二楚。

夜渐渐深了,民宿管家兰姐给我们一道清茶。她原本就是地道的村民,几年下来跟各地的客人打交道,耳濡目染,举手投足之间有了许多书卷气。我还遇到了北京来的客人。她说这已经是她第三次来到横路村了,没有别的目的,每次来都是纯粹为了休息。“大脑里像是清空了内存一样,每天安然入睡,连手机都不会想到去看一眼。”她说,自己坐飞机到杭州,再租车开到山里,住上几天,一切都回归到自然纯朴的状态,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,跟横路村村民一样,遵守大自然的规律与作息。爽爽说:“这种生活状态,简直就是现代生活里的一种奢侈品。”

很多时候,我们在城市生活,会觉得一切新的事物都是好的。但是,当我们回到乡村,就会醍醐灌顶一般发现,许多旧物里藏着珍贵的智慧。横路这样的古村,随时可以接纳漂泊的旅人,让他们慢下脚步、安心栖居。在这古村的夜晚,我们可以感受很多东西:简单的日常,纯净的山水,甚至安宁的睡眠。周敦颐写莲花的那句诗浮现在脑海:不蔓不枝,香远益清。

将木门掩上,把夜合上,万物宁静,我也在古村安然入梦。

石马江在丘陵间迂曲而行。江边这小小村庄,叫发冲。耕道上,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,反剪着双手,独步缓行。

村民热情地打招呼:“王老好!”老人和善地点着头,脸上漾着笑意。人们望着老人,仿佛又听到了他喉咙里飞出的劳动号子……

发冲现在属于湘中新邵县新田铺镇小水庙村。这位年过八旬的王老先生,正是我这次寻访的对象。

记得几年前,我还在县委宣传部那栋老楼的二楼办公。一天,木板吱吱嘎嘎响过后,有人轻叩我的门。来人正是王老先生。我递上一杯茶,寒暄几句后,老人从提着的文件袋里掏出一本打印好的文稿交给我。文稿沉厚,怕有斤把重。扫了一眼文稿名称:石马江文化资料。老人郑重地说:“听说你们需要石马江劳动号子的资料,恰好多年来我整理了一些这方面的东西,或许有点用处……”我不禁喜出望外,连连道谢。

石马江是资江的重要支流,流域内山多、石头多,石工也很多。石马江劳动号子历史悠久,集民间音乐、舞蹈和技艺于一体,有着独特的豪迈气势和艺术魅力,石工号子便是其中一大类。时光流转,劳动号子不断传唱、丰富,但一直散落在民间。

在和老人的初次交谈中,我了解到,他1958年进入乡镇文化站工作,吹拉弹唱和写作样样行,眼下已经退休。读着老人提供的资料,我兴奋不已,试探着问:“您能唱上几句号子吗?”没想到他双手一拍,来了劲:“我能呀!”言罢站起来,稍稍酝酿了一下,抖擞精神,引吭高歌:“衣嘴里嗨,呀嘴里嗨,加把劲呀嘿佐,齐起心呀嘿佐——”一边唱,一边辅以石工劳动动作,这情景深深地打动了……

我和王老先生成了忘年交。我调到县政协文史委工作后,研究本地文化遗产成了我的重要工作,平时与老人常有联系。我多次听他讲起他与劳动号子的深缘,特别是石工号子。那是大地上的生命呐喊,也是他的青春音符——

王老先生是听着石工们的号子长大的。工作后,凭着基层文化工作者的职业敏感,他很早就意识到这些劳动号子的内在魅力,因而萌生了对这一民间瑰宝进行挖掘整理的想法。但他知道这绝非易事。他不是没有犹豫过。但每当犹豫,眼前就会浮现出那一幕幕石工的劳动场景:骄阳下,采石场上,石工们皮肤晒得黝黑、背心被汗盐渍白。那一声声如雷霆坠落的石工号子,蘸着汗水,聚足力量,让人热血沸腾……老人自己也算个石匠,年轻时抡过锤、打过炮眼。他忘不了这一声声力与力的撞击。

## 响亮的劳动号子

肖克寒

他首先做了一个劳动号子的摸底计划。为此,他在石马江流域走访了上百名石工,并把听到的号子一一记谱。之后是整理加工。那些号子都是石工即兴唱的,如何在整理时尽可能保持号子的粗犷气势,如何去粗取精、润色歌词,如何提升号子的音乐之美,都需要认真推敲。他不只翻阅大量专业资料,还通过演唱去不断感悟。有时他一个人唱着号子,情不自禁表演起石工的劳动动作,常让不知情的人诧异不已。

这一坚持,就是数十年。王老先生根据使用号子的不同场合、不同时段、不同歌词内容,将号子分类记载。响亮的号子经舞台传唱,震撼了无数人的心。2009年,“石马江劳动号子”被列入湖南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我和王老先生久别重逢。几年不见,发现他虽然苍老了,但对劳动号子的热情丝毫未减。他告诉我,这些年自己不仅继续钻研劳动号子,而且创作了不少与劳动号子相关的文艺作品。耳濡目染,他的几位家人也成了劳动号子的“粉丝”。

我问:“您年纪大了,现在的不少劳动被机器取代,石匠也不是过去的石匠了,劳动号子还能传唱下去吗?”老人笑了笑,说了一席耐人寻味的話:“劳动号子是非物质文化遗产。我老了,还可以带徒授艺。劳动号子只会越来越年轻!”

## 绸缎般的粉青河

郝敬东

山一程,水一程。屡屡重走一条河,品读一条河,于是,愈加折服于它、感恩于它——故乡的粉青河。

童年,我在粉青河岸边的湖北保康马桥镇度过一段短暂时光。小叔常带我去清澈如镜的河边“打水漂”,石片划过河面,犹如点水雀起落在翡翠般的绸缎上。

高中毕业那年,我回老家看望奶奶。不想,古老的小镇车水马龙,人声鼎沸,工地热浪一泓碧水助力水轮发电机欢唱。而在我与同事们的精心呵护下,电站向县城、向小镇、向照明靠煤油甚至是松明的村寨输送光明。粉青河的盈盈碧水日夜歌唱,歌声越悦耳,奔涌越热烈,电力就越源源不竭。

闲暇时,我会去下游观水。因有电站尾水汇入,粉青河水势更显浩大。我蓦地想起,粉青河的源头在神农架林海。它自绿色宝库一路东来,绿得“珠光宝气”,绿得晶莹剔透。这激起了我对故乡以外世界的遐想和憧憬。那时,保康还较为贫困,但水能蕴藏量相当可观,更有丰富的磷矿储量。在政策的有力支持下,改革开放

以来,粉青河及其支流上建成了众多大小电站,不仅实现了电能自给,还有余电输出。

粉青河穿山越岭,一路奔流,却依然保持着清澈的容颜。粉青河的干流,历史上还是著名的川鄂盐道。江汉平原的物资,亦由木船运送至鄂西北山区与川东地区。然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粉青河流量减小。加之襄渝铁路建成,公路交通兴起,粉青河的水运功能逐渐丧失。这令粉青河一度只能寂寞流淌。

水电站竣工发电,为粉青河带来了喜人的变化。不知流淌了多少岁月的河水,竟能幻化为可以代替煤油灯和松明的“夜明珠”,令沿岸民众啧啧称奇。之后,多个骨干电站陆续建成。如今,粉青河沿岸陆路水路,皆大有可观。陆有公路缠山绕水,驱车前行,粉青河时近时远,忽高忽低,或库或湖,或狭或阔。水有库湖衔接,绵延不断,分段乘船游水看山,别有一番意趣。一座座电站大坝聚蓄的库湖,如同一个个巨型聚宝盆,贡献绿色电能的同时,以其轻漾的碧波、柔美的身姿吸引着爱山恋水的游人。

水网站的同志对我讲,随着粉青河流域梯级开发的逐步推进,粉青河的滞洪排沙、杂物拦截、沉淀净化能力都大幅提升。即使雨季降水骤增,粉青河也会很快恢复为一库碧水、满河翠绿。所以,一年四季,粉青河看上去都像一匹翡翠般的绵长绸缎!



▲中国画《飞鸟掠花》,作者任伯年,中国美术馆藏。

## 大地

## 糝汤飘香

张崇员

常听人说,山东济宁人的清晨是被一碗糝汤唤醒的。在我看来,此言不虚。每天一早,各色糝汤店里氤氲的香气,为这座城市的清晨增添了温暖的底色,注入了满满的朝气。

我对糝汤,是先品其味,后闻其名。还记得研究生毕业那年,我与师弟一同到济宁参加这座城市引进人才的招聘考试。那段时间由于找工作到处奔波,我早饭的食欲大减,但要参加笔试和面试,总归要补充能量。师弟提醒我,旁边店铺里食客们喝的鸡蛋汤看起来不错。我便抱着试试看的心里,与师弟一起在这个没有名字的小店里喝了在济宁的第一碗鸡蛋汤。汤一入口,我便禁不住对师弟说这里的鸡蛋汤鲜而不腻,很有特色,与别处开水冲的蛋花汤味道差别很大。师弟也点头称是。后来我通过考试,留在济宁城区工作。走进大街小巷中的糝汤店,再次在早餐中喝到熟悉味道的“鸡蛋汤”,才恍然大悟:原来当年喝的并不是普通的鸡蛋汤,而是一碗经过精心熬制的“糝汤”。

济宁的糝汤种类繁多,店铺遍布大街小

## 大榕树情思

舒维秀

机。爹在广西拍的照片里,有一张他在阳朔大榕树边的照片,我始终保存着。他站在大榕树对岸的河堤上,身后河岸边是大榕树,树干右边一根大枝丫横斜,离地一两米高的样子,河水轻缓,倒映着大榕树的影子。爹着灰黑色中山装,两手插在衣服口袋里,在镜头前朝右目视远方。1984年9月,那年爹刚四十岁。

没想到长大后,我也真去了阳朔几次。上世纪90年代初,我第一次去阳朔,也在一棵大榕树边照了相。回来和父亲的那张照片对照,完全不一样,我有些怀疑此大榕树是否彼大榕树。新世纪之初,我自驾去深圳,途经阳朔。那次大家的兴趣都被实景演出所吸引,当晚看了演出,次日一早就匆匆出发了。

今年这次,我们赶到大榕树时已是下午6点多。我从车上取下特意带来的灰黑色外套,朝大榕树走去,一路看树看堤,寻找参照物。和爹四十年前的照片对比,树下土壤似乎长高了些,仔细观察,原来是想用土层托住榕树的大横枝,使其不易因过重而断裂。我和同行者看着我手机里存着的爹的照片,反复比对,站在树前拍了几张照片,都不是当年的位置。最明显的是没有树的倒影。大家朝河对岸一望,是那边。站在那边河堤上,一对手机镜头,正是此处,唯独画面中比当年多了几丛秀竹。

穿上外套,双手插衣袋,朝右目视,我摆出爹四十年前在此处照相的样子。同行者拍了几张,仔细看了看,说再拍一次,往右边移动点,往前移动点,头刚好顶着大横枝中间的位置。

对比刚拍的照片和父亲的照片,山河依旧,人已不同。莫说刘三姐和阿牛哥曾在这里抛绣球的故事,就是爹的影子,也早已随风跟水远去。此时此刻,我在心里默念着,爹,我也来这里照相了,我想你了,你晓得不。

大榕树已在岸边静立了一千多年,有多少故事在它身边发生,河水应该晓得,白云想必也知道,而大榕树自己却默不作声,一任河风吹送,树叶轻响。



在祖国的大地上,一座座古村落如时光凝结的珍珠,点缀壮丽山河。这里有传统文化的悠长气韵,也有今日生动的人间烟火。

即日起,“大地风华”栏目推出“走进古村落”系列。让我们一起去品味古村落来自时光深处的韵味,感受深巷老宅间蓬勃的活力。

—编者

很少能看到这样古朴的村庄——房子都是用乌黑的石块垒砌而成,铺在路面的石块缝隙间长满青草,石板路弯曲延伸至村庄深处。石板表面,早被脚掌鞋底磨得光滑发亮。

我在日落时分走进浙中磐安县的横路古村。一切都显得安静极了。炊烟在古老的村庄里升起,昏黄的灯火渐次亮起。随着夜色变浓,蛐蛐声像潮水一样弥漫开散。那些声音来自四面八方,虫声愈是清晰,村庄愈是显得静谧。

这个历史悠久的村庄,是宋代理学家周敦颐后裔的聚居地,村里不少人都姓周。为纪念先祖周敦颐写的《爱莲说》,后人在村中建了一座“爱莲堂”,据说建成至今已有三百多年历史。如今,

五月南国,夏已发深。我们在去往广西的路上,同行者商量着先在哪里落脚为好。我说住阳朔吧,想再去看看大榕树,了却一桩心愿。

我对千里之外的一株大榕树心甚念之,个中原因,还得从爹四十年前的那次广西之行说起。

那年秋天的一个下午,在我们的念叨盼望中,爹从广西回来了。妈和我们几兄妹正在寨后田里打谷子。爹提了个椰子就上田里来了。砍开篮球球的大椰子壳,露出乳白色的椰子肉,我们小心试探着吃了起来。都是平生第一次吃椰子,讲不出味道,觉得和吃八月瓜差不多。

那年,在乡文化站工作的爹,随学习参观团远去广西,路过阳朔。“桂林山水甲天下”“阳朔山水甲桂林”,我们对那片土地的认识,来源于地理课本的介绍,更来源于那部风靡全国的电影《刘三姐》:一颗又一颗青螺似的小山峰,漓江水,大榕树,三姐歌,“山歌好比春江水”“只有山歌敬亲人”……爹回来那天,晚饭时我们认真听着他讲广西之行的见闻,自然讲到了漓江、大榕树和刘三姐。我们听得入迷,心想什么时候才能亲自去一趟呢?

爹在成为乡文化站工作人员之前,曾和一个亲戚跑遍了周边的村村寨寨,带着一台上海产的海鸥相机,为村寨里的群众照相。去广西时,爹自然带了相